

清月算计一番后,决定把信交给表姐夫

6



黄觉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陈小楠父亲病逝,母亲清月独力撑持着贫寒之家。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这个屈辱的过程,牵引出一段隐秘、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反抗,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消耗着清月的母爱。

[上期回顾]

清月到江西去走亲戚。亲戚其实是她的表姐,叫戴琪。从没见过面的表姐夫叫傅洋。傅洋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牌,常常深更半夜回家。戴琪为这个事和傅洋闹离婚。后来还是清月的爸爸出面,教傅洋木匠手艺,这才收住了傅洋的心,也收住了一段婚姻。

烦恼人生

表姐并不欢迎清月

清月在跳板上迟疑片刻,她不是想看清脚下火焰般朝上涌的浪花,她的视线落在岸上“将堡欢迎您!”的巨幅标语牌上。大多数人对欢迎词无动于衷,但清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遇见,心里便舒坦些。

她发现这座小镇的人穿着非常人时。她这个大城市人的衣着,在这里倒显得有点傻里傻气。路过一个小广场,她望见大城市里常见的景象:成群的白鸽停落在游人跟前,啄食窝在游人手心的面包屑、玉米等。她从车站一出来,就照地直奔傅洋那幢红瓦白墙的别墅。叩开门,刚报出名字,就听见屋里欢快地叫出声来:“啊,是清月,快……快进屋!”傅洋盯着清月端详好一会,终于转过身对戴琪说,“像,像她爸!”他满脸堆笑,显得慈祥可亲。他一把抓住清月的手,嘴里发出充满柔情的责怪:“你怎么不告诉我们船期,我们好来接你呀。”

到傍晚,全家人都到齐了,就听见餐桌上传来当当的瓷器碰撞声。她发现下江人吃饭怪有意思,盛饭的瓷碗小得令她尴尬。照上游人的习惯,客人怕让主人觉得麻烦,吃完一碗一般不肯添饭。她人高马大,平时米饭在胃里纵横驰骋惯了,这么一小碗米饭等于叫她的胃空得难受。尽管劝她吃菜的声音很殷勤,与上游人不一样,满桌的亲戚并不主动给她夹菜。转眼工夫,高脚杯里的红葡萄酒下去了一半,傅洋摸着通红的酒糟鼻子,只顾自己说话了:“危险哪,有一阵中国真是危险,我和你父亲这辈人那时候硬是靠撑啊。唉,现在总算好了

……”他的话令女婿打起了精神,女婿的话不算长,但比父辈强悍得多:“照现在这个架势,要不了二三十年,外国在各方面都要败在中国手下!”傅洋的外孙女像被她父亲的话打动了,她怯生生地插话问大人:“非要叫他们败在中国手下吗?”她的问题好像引爆了藏在她父辈心里的定时炸弹,她的大舅哈哈一笑,然后端起酒杯正色地说:“你呀,以后读了历史就明白,非叫他们败不可。”她的二舅听了高兴得嗓音几乎在颤抖:“是啊,风水轮流转嘛,也该轮到咱们了。”清月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些宏论,更怕暴露此行的来意。她观察着大家的表情,终于明白他们需要她。有没有安静的听众在场,关系到他们说话不过瘾。最为沮丧的是,即使清月故意磨蹭着时间,但还是最先吃光了碗里的米饭。为了不显得尴尬,她及时退出了饭桌。

晚上,清月住的房间与傅洋夫妻的卧室隔着卫生间。戴琪与傅洋的谈话虽然时间不长,但清月上厕所时还是隐约听到一点。她听见戴琪冷冰冰地问傅洋:“你弄没弄清她这次为什么突然跑过来?”

“不清楚,可能走走亲戚吧。”

“是吗?我怎么感到她心事重重的。”

“她怎么啦?”

“不会遇到什么事想离家散心吧?!真要那样,她会不会在这里住很久?”

“不会吧……”接着清月听见一阵翻身的吱吱嘎嘎声,她心里一惊,连忙蹑手蹑脚走出卫生间。就这样,整个晚上她几乎都能听见客厅挂钟的滴答

声。她考虑是把父亲的信交给戴琪还是交给傅洋?下半夜,她起身拧开桌上的台灯,费了多少脑筋就找到一个办法,她把可能影响借钱行为的因素列出一个表。

得分				
影响因素	戴琪	得分	傅洋	得分
血缘关系	有	+1	无	-1
性格	内向	-1	外向	+1
待人	冷漠	-1	和蔼	+1
现实与否	好幻想	+1	现实	-1
知识修养	高	-1	低	+1
真诚与否	欠真诚	-1	真诚	+1
朋友圈	小	-1	大	+1
忧国忧民	不忧	-1	忧	+1
属相	羊	-1	兔	+1

刚才躺在床上难以看清的亮光一下出现了,傅洋的得分大大高于戴琪!她照搬的是颜玉学校的办法,教师的好坏不会疏疏朗朗明摆在那里,于是颜玉学校的教务处便想出得分表这玩意儿。听课的学生略带沉思地填满教师得分表,有的教师的苦难就降临了。“大家恨死这个表啦!”颜玉说归说,但从没忘记在清月面前感叹得分表的神奇,说它最能透过模糊的评判看到真相。也不知是什么灵感在作怪,清月用得表一下摆脱了困境。

清月的一腔热情被表姐挡回来了

也许是根本没有睡着的缘故,她发现这里的早晨非常有趣。她顾不得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趁着清晨尚有一丝冷冷的空气,去了附近最大的农贸市场。

隔着一条街,就能听见农贸市场喧闹的人声。菜贩恨不能把蔬菜当奇花异卉来竞相争妍,连最普通的土豆也洗了,亮得像盯着买菜人的一只只黄眼珠子。她不得不违背过去买菜的习惯,尽管内心在嘶叫,但

还是刻意去挑选价格高的。很快,计划中的钱数已经超过,到后来她干脆不看菜贩在卖什么菜,只考虑菜的价格体不体面。

当她拎着大小塑料袋出现在门口,头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傅洋:“嗨,我说你上哪里去了——哎呀,你这是何苦呢?”清月虽然笑着,但嘴唇仅仅像裂了一道缝:“也没买什么,省得你们再跑一趟了。”戴琪望着她,笑容不太自然,她看清月买的什么看得很仔细。清月向前迈几步,动手帮戴琪清理塑料袋里五花八门的菜。戴琪的嘀咕轻得像一只蚊子,在清月耳边嗡嗡作响:“你也是的,何苦花这个冤枉钱呢,有的菜我平时都不敢买,老头子身体不好,他是什么都不顾的,越不能吃的菜他越是馋得要伸筷子……”戴琪的话令清月周身的血液骤然凝住了。她在戴琪身边站立了很久,也没找到一句合适的话。

傅洋开了一个家具公司

最难熬的时候不是白天,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只有清月和傅洋在家,其他人都聚集到单位去了。傅洋逢着清月就用方言掺杂的普通话说点什么。为冲淡清月初来乍到的冷清感,傅洋决定丢下公司的事,带她到镇内外各处转转。一股要报答清月父亲的激昂情绪,驱使他要给清月买点什么。

傅洋的命运说起来挺神奇。以前他是尽量避免丢工作,公费医疗和养老金不是很有诱惑力么?等国营工厂僵得快成了化石,他便像个无用的影子,成天在厂里晃悠。跟同事扯淡是扯不出一分钱的,看着厂里萧条的景象,他不寒而栗。每次

一个专吃白食的男人和一个死要面子的男人

4



王小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以“段子”知名的津门女作家王小柔,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用她的段子涂写我们鸡零狗碎的日子。向来以损时尚贬流俗为乐的王小柔,这次也没放过幽默潮流一默的机会,在篇章话里,又小小讥讽了一下白领喜欢用星座测字算命,还对眼下的经济危机给予“严重”关注,高呼“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我们坚决要做省油的灯”,并对大学生就业难表示“深切同情”。

[上期回顾]

为了减肥,赵文雯不停地弄出各种妖蛾子。先是迷恋起武功,还拉我入伙,看着她练武练得浑身是伤,我不仅没有同情,还觉得她是自找的。果然,她的饭量越来越大,据说晚上十点还得加餐。因为体力消耗大,睡眠时间也变长。后来,赵文雯又弄出妖蛾子,开始吃药排毒,弄得肠子都要出来了,饭也不好吃了,吃肉也只是嚼嚼,然后吐出来。

生活杂谈

一颗金子般的心

冯冬算是我认识的最会过日子的男人,此人生得头大耳看似憨厚,常年穿衬衫,所有扣子永远系得严严实实,本来就没脖子,被领子一勒那大脑袋在肩膀上出现得更突然。由于勒的时间久了,脖子上有了一道一道的紫印儿,要赶上件稍微松点儿的衬衫,他灌汤似的脖子就跟刚自杀未遂差不多。我说:“你不能解开一个扣吗?看着都让人觉得憋气。”他立马眼睛一眯,莫名其妙地抬起右手,摆一个被水发开了的皮影戏造型反问我:“我这叫守身如玉。你们女的怎么也那么色?这算调戏吧。”我狂吐!但他有好工作垫底儿,有两处房产壮胆,可以傲视全天下的未婚女性,他觉得以他的才华能找个天仙当老婆。

冯冬算最大的爱好是存钱。整天穿得油脂麻花,怎么看怎么不像白领,像个炸油果子的。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赶上一群人出去吃饭,他能很随意地抓起邻座刚抹完嘴的餐巾纸擦自己的嘴,你要“哎呀”一声,他会很仗义地盯着你,眼睛瞪得像牲口:“没事!”一般情况下还会更猛烈地再在嘴上弄几下表示跟你关系“瓷”。冯冬算认为这叫实在,估计他心想:我不嫌你脏,多够意思。他从来不管别人是不是在乎这个,尽管是张废纸。

吃完饭,他永远冷静地等着别人先掏钱,冯冬算能在一边把免费茶喝得吱吱儿吱儿的,最隆重的举动就是端着茶壶张罗倒水:“满上满上,咱再说会儿话。”临了,他故意磨磨蹭蹭,把桌子上没用过的餐巾纸都抖搂一遍,然后塞在兜里。我们对这行为早

习惯了,经常不用他自己伸手,主动就把自己那张纸交过去了,跟出份子似的,关系好的多给。若偶尔赶上个地方厕所没手纸,只要你跟他开口,他立刻能从裤兜里掏出一包又一包写着不同饭馆名称的餐巾纸,跟变戏法似的,带香味儿的,有印花的,你随便挑,不满意香型色味?立等可取,咱就是不缺货源。

冯冬算有好工作,学历不低,积蓄殷实,能存钱,脚小点儿肚子大点儿走路喘点儿,这似乎不能算缺点,所以要光棍的他在婚介市场很抢手,一时间一群一群女的排队约他,那场面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买洗衣机,得托关系,还得拿号。冯冬算以为自己是耍双截棍的周杰伦,口齿不清地给我们讲那些跟他见面女人的表现,特得意,瞳孔都放大了。他说有个女的约他晚上六点见面,他一寻思,那不是饭口吗,想占我便宜?没门儿,见面时间改七点!

终于见了面,他对那姑娘的面相身高还算满意。大晚上总不能在风口站着,姑娘提议去金街逛逛,冯冬算坚持坐公共汽车,车一到,他先上去了,从口袋里掏出个卡,回过头对那姑娘说:“我有月票,你买你自己的吧!”

我若是那姑娘,车开了都从窗户跳下去,可人家有涵养,真跟他到了金街,两人像巡逻似的走了一趟。好不容易冯冬算吐口儿,进了肯德基,屁股刚坐下就跟姑娘哭穷。他说:“现在什么都那么贵,结婚千万别有孩子,买安全套目前就算投资,一旦失败人工流产要花钱,生下来要每月奶粉钱,不吃奶了得交学费了……”如果是儿子,得考虑给他买房子,如果是女儿,得攒嫁妆。家里人不能有任何闪失,病不起

啊。骑自行车也不能在外面打气,回家用气管子……”人家闺女憋了一肚子火,就差把咖啡浇到冯冬算脑袋上了,那闺女也对得起他,笑着说:“你要死了,骨灰盒可以省了,拣个有钱人吃剩的月饼盒,应该装得下吧!”然后甩着头发就走了,告诉介绍人吹的理由是“这人有病”。

冯冬算觉得很委屈,因为他其实看上了那个女翻译。他一个劲儿问我:“你说吧,谁都想找颗金子般的心,怎么现在女的只认金子呢?”我说:“就没你那么哭穷的,也太专业了,跟科班出身似的。”很长一段时间冯冬算都在跟各种单身女人周旋,女人们显得很宽容,年纪大了成了一种劣势,冯冬算抖起来了,见得越多越不拿见面当回事。

前些日子说挣了笔钱,他又怀揣存折买了套西班牙式住宅,窗外就是罗马柱,柱子下面有三个大理石圆球,据说喷水的时候这球还会转。但自从冯冬算住进去,那球就没转过,他可咽不下这口气,拒绝交物业费,说买那房子就是为了看转球。物业给治得没辙,答应一周让球转一次,他还是不乐意,整天找物业,说欺骗业主。最后经过多次交涉,物业终于决定:星期六再加一次,一个礼拜让球转两回!冯冬算依然不满意,说要继续交涉下去,一定要球天天转,而且要从早转到晚,这样他的房子才显得物有所值。冯冬算那颗金子般的心光在他的豪宅里闪光了。

别人经常问我,这么抠门的人怎么你还跟他交往啊。可他经常像影子一样跟着你,三十好几了,满心觉得自己才刚步入青春,看你的时候总是一副心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样子,那眼神就意味着,又得出血请他吃饭了。

好在我们这些人经过这么多年意志已经坚强了,蹭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决不往前开把他扔路边,蹭饭的时候我们又正辞严下次必须他请,冯冬算都满口答应,但他一如既往地说了不算。蹭吃蹭喝还显得很云淡风轻,他经常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这句话之后,我们都觉得再跟他提钱,就显得没劲了。

你们全家都是白领

哪类人算白领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他们就像当初的文学青年一样,本来是对少数人的尊称,后来满大街都往外冒文学青年的时候,这个称呼就不值钱了,再后来你要怎么别扭。我问他是什么把眼睛一瞪:“你才文学青年呢,你们全家都是文学青年。”好像我侮辱了他们祖宗三代。目前白领也有这个趋势,还处于初级阶段,他们正像地沟跑水一样咕嘟咕嘟都流得哪都是,你要不把他们当白领他们就跟你急。

一次旅游,有个整天穿西服的男人总和我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他就像整个韭菜地里冒出一畦蒿子一样,虽然都是绿的,但怎么看怎么别扭。我问他做什么的,他夹了口菜说自己是白领。

白领其实很热情,经常指正别人的言行,比如,中午那顿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当地特产素炒青蒜,大家赶紧大口地往自己嘴里夹,还没咽就开始赞不绝口。那东西很奇怪,明明长得像青菜可嚼起来却是肉味儿,我没心没肺地说:“还挺好吃,又能补身体,要天天吃还能省不少钱,可惜咱那里没有。”后来白领一直让我看一本叫《从白领到白领》的人门书,说了一个多小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认为即便

遇上要换领导,大家的工资就往下降。国营工厂在市场上表现得那么蠢!天哪,蹿上来的都是危机,降下去的都是收入。他把颈项伸得再长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了。到外面做买卖的人多了,傅洋也动了心。有段时间,他郁郁寡欢,表情比谁都更阴沉,命运既然这样咄咄逼人,他不能再吝惜自己的才干了。几十年来他大概是第一次瞒着戴琪做了抉择,他把工作辞了。刚开始,戴琪觉得他的抉择很滑稽:“这多危险呀,我们后半辈子怎么办哪?”他呢只是拉开一个又一个抽屉,哗啦啦翻着什么。说来也怪,几张压在抽屉里的家具图纸,叫傅洋感到一股奇妙的力量。看见它,傅洋顿时有了主意。他觉得自己有理由来开办家具公司。戴琪在他面前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意见:“你也没经过商,闹不好会把家底全搭上。”

他的家具公司开业那天,戴琪心里分外难过,她对儿媳说:“他脾气变坏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她示威似的从邻居那里要了一条小狗,“你瞧,还是它对我好。”他租了多年没人用的仓库做后场,把能弄到手的家具大样全翻烂了。

他看上去与以前的确有些两样。那些背着他耍滑头的乡下木匠,几乎白费心思。他只需要报清月父亲的激昂情绪,驱使他要给清月买点什么。傅洋的命运说起来挺神奇。以前他是尽量避免丢工作,公费医疗和养老金不是很有诱惑力么?等国营工厂僵得快成了化石,他便像个无用的影子,成天在厂里晃悠。跟同事扯淡是扯不出一分钱的,看着厂里萧条的景象,他不寒而栗。每次

你没吃过血腥草,当着别人的面也要做出一副你吃过见过的样子,这涉及到别人如何看待你,你要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的问题,他说这是世界观的体现。

南方很少有面食,所以晚上那顿难得给每桌端上来两盘花卷,南方人大概不会做这东西,所以端上来的有大有小,一桌子人嘴里大骂旅行社,手底下却快得出奇,还没转四十五度,盘子里大的全没了。白领也急了,站起来伸着筷子扎了俩,其中一个落到我面前,定睛一看,简直跟鸡蛋似的,盘子里剩的哪个都比他夹的大。我边嚼花卷边下定决心以后吃饭决不跟他在一桌,这时候大搞孔融让梨高姿态太吃亏。

可是饭后白领喝着茶告诉我他的理由。他说:你第一次夹花卷时要挑一个小的,第二次去夹时还要挑一个小的,这样你就能比较快地吃完两个花卷,第三次去夹时就要挑一个大的,这样你就能吃饱。反过来,你第一次挑大的先吃,第二次还吃大的,那么你就没机会吃第三个花卷了,因为你啃两个大花卷时别人已捷足先登了。我觉得他简直在说梦话,哪有那么多花卷等你夹啊,他自己也才吃着一个小。白领的成功理论显然没有考虑到我吃第一个小花卷时别人是否已经把大花卷全都抢走了。

现在谁要说自己是白领我一准离他远远的,他们的脑子就像被那些到处兜售的成功励志类的书给毁了,琢磨问题的方式总跑偏,从来不因地利制宜。照这么发展下去,白领这个很小资很时髦的概念又得给毁了,没准哪天谁赞美你是白领,你也会瞪着眼睛说:“你才白领呢,你们全家都是白领!”